

H 冷暖人间

不识字的文化人

■ 杜雷

二哥是一位农民,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,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中最普通最平凡的一员。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,然而,如此平凡普通的二哥,却用他64岁的生命活出了一份独特精彩的人生。

二哥是勤劳吃苦的人。母亲常说有字吃字,无字吃力,他认这个理。由于历史原因,他从未踏进过一天校门,从小便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,很小便学会干农活,14岁就参加宿鸭湖水利工程建设——就是农村说的打河,从那时起,二哥就用一双少年稚嫩的肩膀,扛起了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担。从此以后,生产队里扬场、垛垛、犁地、耙地、割草、锄地等农活都毫无理由、不由分说地落在他的身上。生产队若有三把犁子,其中肯定有他一把,二哥也因此被迫练就了一手农活好把式,他种的庄稼总比别人家的长势好,产量高。1973年,生产队一头骡子腿部受伤,流血不止,需要到正阳县医治,公家不管吃,不管住,没人愿意去干这苦差事,最后自然又找到了二哥。二哥白天配合兽医给骡子上药换药,晚上照看骡子吃草休息,一个多月后,硬是把这头有病的骡子治好还给了生产队。

1979年底,政策有了变化,母亲想着为儿子娶媳妇,翻撤祖屋。为了盖房,二哥脱砖坯、烧土窑、阴砖瓦,用半年时间硬是烧制了四间房子的砖头,并拉土、和泥,最终盖起四间瓦房。1980年,我们生产队以户为单位分配临街铺面房基地,我家有幸抓到两间房基地,二哥负责铺垫地基,又筹备房瓦,全家一起建了两间门面房。年底,三哥结婚。1981年,分地到户;1982年,大哥结婚。随着两个哥哥结婚、生孩子,家里添人添地,农活也增多加重。那时父亲已去世多年,大哥在煤矿当工人,三哥在学校工作,而我在读高中,一大家子的农活全落在二哥一个人身上。直至1984年秋,二哥结婚。

为了增加家庭收入,母亲在地里种些黄麻等经济作物,为此,在农历11月,河水冰冷刺骨的时候,二哥还要下河捞麻剥麻。这些事情,至今想起,仍让我心里隐隐作痛。二哥挖过煤,当过搬运工,扛过二百斤重的麻袋,同时,他还上窑场拉运砖块,虽然每块砖只得五厘钱,但他依然抢着干。大集体时期,每到年关,家家户户都要磨面过年,生产队磨面驴子不够用,轮不到我家用驴拉磨,每到这时,都是二哥推磨磨面。1991年,三哥盖住宅,那年干旱,兄弟虽然分了家,但二哥白天自己的活,晚上跑老远去担水过石灰,帮三哥盖房。主房盖好后,又和二嫂一起搬砖盖厨房,那时二嫂还怀着侄女丽丽。

兄弟分家前,母亲年岁大了,力气活干不了,每年一大家子过年用的食品,和面、蒸馍、过油,都是母亲指挥着,二哥一人操持。分家后,为了供养孩子读书,二哥拼了命地劳作。最艰难的时候,他和二嫂一起养了几头猪,种了一亩菜园,八亩庄稼,每天还要到街上摆摊做生意,一人干了

几人未必能干完的活。二哥生肖属马,不用扬鞭自奋蹄,兄弟四人同时割麦,他一人比另外三兄弟加在一起割的都快都多。他其实更像一头负重前行的老牛,毫不停歇地默默耕耘着,蹄疾而步稳。他吃尽了同龄人不敢想象的人间苦难,却给这个大家庭撑起了一片天。

二哥是孝顺的人。1979年翻撤祖屋后,母亲累病卧床不起,母亲没有闺女,侍候的事全由二哥一人承担。他每天为母亲梳头、洗脸、喂饭、穿衣,出工在外干农活,下工回家当闺女,用心至极。2000年的一天,母亲早起做饭,不幸被拌倒骨折,又一次卧床不起。这一回,兄弟轮流值养,每次轮到二哥,他都精心侍候,每天为母亲擦洗,把母亲身上的痔疮治好,换着花样给母亲买她喜欢吃的食品,今天是微子,明天是鱼丸,天天吃无糖奶粉,唯恐照顾不周,恨不得替母亲得上这个病。我们的姥姥是个五保户,在离我们家六七里路远的薛庄居住,大集体时代,每年生产队都要种瓜,瓜季每家会分到一个西瓜,每次母亲就会切一半让二哥给姥姥送去。姥姥去世后,每年清明都是二哥给姥姥上坟烧纸,也是二哥替我们在外地的三兄弟尽孝祭祖。父亲去世得早,我从小就跟着二哥下地玩耍,夏天下河逮鱼抓虾,冬天到野地逮野兔。我小时候上学,都是二哥接送,到外地读高中也是二哥送粮食。二哥不仅是父母眼中最善良、最孝顺的孩子,也是我心中最爱戴、最钦佩的哥哥,二哥之于我不仅情同手足,

更亲如父子。

二哥是懂感恩敢担当的人。二哥对我说,要不是国家平反摘帽就没有咱家的今天,兄弟几个一个也娶不上媳妇,更不要说上大学了,我们不能忘本,你要好好工作。还经常说,我们家受难时,谁谁谁帮过我们,给过一个馍,一碗面的,我们都不能忘记,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所以他非常感谢这个时代,他也因此更加珍惜这个家庭。他爱二嫂,说二嫂不嫌弃我们家,高中毕业背乡离井从新蔡老远嫁过来。他更爱他的孩子们,逢年过节无论如何都要给孩子们买肉吃,添新衣服,然而,对自己的生活却极其苛刻,就在他有病在郑州住院期间,孩子给他买一点好菜,他都嫌贵,孩子说不贵,他不相信,过后他偷偷跑去医院饭堂看看究竟。他没读过书,吃过不识字的亏,因此对孩子读书是下了非凡的决心和气力的,以砸锅卖铁的责任担当,不惜一切代价供养三个孩子读书,凭着一己之力,硬是把三个女孩子培养成一个大学本科生、两个研究生。这在偏僻的乡下是极其罕见的。

二哥是乐观豁达的明白人。他认“死理”,从不投机钻营,在街上做生意,童叟无欺,遇到年长者买东西还会多给点,有人习惯赊账他也不在乎,至今还有欠账未还的。对于个别以前欺负我们习惯了的人,偶尔还会对他说一些风凉话,他当没听见,不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他相信恶有恶报,善有善报,他说我们家现在这么好,全得益于祖上积德,我们不能丢

祖上的人,虽然挣钱很难,但我决不挣没良心的钱。他很穷,但从不嫌贫爱富,时常接济比他更穷的人,街坊邻居谁家有红白喜事,他都主动前往帮忙。有个街坊一度很有钱,家里还有两辆汽车,见了二哥就笑话他只知道出苦力,愚钝无知,但二哥没放心上。后来,这街坊的两个孩子出了事,他们又跑来请二哥帮忙。

二哥是不识字的文化人。二哥常说,现在政策好没人欺负咱了,你在外面工作也不许欺负别人,没事不要惹事,万一遇事了,咱只要行得正,也不要害怕。还引用父母的话共勉:要多帮人、多积善,好人总有好报;千万不要占公家的便宜,什么时候手脚都要干净。二哥病重期间,他提出要到海南和我聊聊天,他说大多数亲人在海南,你们请假回来看我不容易,不如我去海南方便。二嫂问他:老话说落叶归根,万一在海南走了咋办?他说“周恩来总理走了不是把骨灰撒了吗?我走后也把我的骨灰撒了,我算什么”。他还说“我在电视里看有人死后捐献器官的,我死了可用的器官也可以捐”。这哪像是一位不识字的人说的话,这分明是一位高尚者的誓言。他对人生的态度是乐观豁达的,对社会的理解是透彻明晰的。他用智慧、勤劳和勇敢,为他的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,以大孝、大爱、大德为他的人生作了最好的诠释。他以无字人的情怀追逐着文化人的梦想,他就是一位不识字的文化人。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是不折不扣大写的人。

H 诗路花语

词二首

■ 陈健春

汉宫春·乐城初探

傲岸三江,势依山海韵,绝唱云章。
乡村田野陌上,世外流光。
龙潭叠翠,万泉水,绿漫清狂。
风景处,凡间宫殿,连绵着意张扬。

当代英豪缔梦,似灵风驾羽,鳌背游翔。
华佗凌顶问脉,陶冶扶桑。
乾坤未老,又还童、三界无疆。
鸿雁旅,休闲康体,逍遥自在苍茫。

念奴娇·登儋阳楼

儋阳仙阁,傲乾坤秀气,凌霄雄宇。
云月松涛争碧海,鳞翼银龙飞舞。
放任琼楼,接天百舸,稻浪惊鸿鹭。
东坡神笔,古来风景无数。

绝顶曲径登攀,峭岩挥汗,谈笑青云步。
多少英雄豪气在,不变初心鹏翥。
漫野游方,流连桑梓,潇洒山河渡。
蓦然回首,新城姿璨华楚。

雪

■ 马桓

月球
从两栋楼中间长出来
并不想说它亮的部分
而灯永远在某个位置不再靠近它
那个世界全暗
未必是知道了灯底哲理
你看吧山的心
这光洁的这清除人的
不知藏了多少
不知多少不想知道
这光洁的昏睡过去的
等着白天仍是个谜
除非是冬天都可描写雪景
因为不能更冷
因为这皮肤总比它更亲
我不去踩它
愿我在热带靠它解渴

冬夜

■ 方华

安谧的岁月坐在水湄
荻花落满苍老的双肩
往事如流星划过
不留履痕

草木低首 尘世的繁华霜染
欲望和尘缘
从此淡如轻烟

晚风如一曲胡音
将潮湿的思恋拂起波澜
一丛枯柳
为谁独守这清冷的水天

月色悄悄斟入季节的杯盏
浅浅的乡愁 谁也
啜饮不尽
那举杯伫立的人啊
独对风寒

乡村清梦

■ 胡巨勇

寒鸦振翅 夕阳
在它们说隋唐声中
沦陷进远山的怀抱里
暮色的浓度
开始漫过风凌乱的节拍
淹没了村庄
淹没了炊烟
也淹没了自己的背影

乡村像个港湾
星星装饰着发酵的梦
守望的灯光
点亮记忆里馨香的心事
孩童的磨牙声亦或偶尔的啼哭
被几声犬吠惊醒之后
村庄又陷于新一轮的瞌睡
月光只轻轻斜了一下身子
就挤进乡下人的清梦里

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
欢迎扫描
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

H 动物档案

故园寒夜起蛩声

■ 刘文波

读宋朝叶绍翁的诗:“萧萧梧叶送寒声,江上秋风动客情。知有儿童挑促织,夜深篱落一灯明。”秋风乍起,梧叶飘飘,漂泊异地的天涯游子踯躅在江畔的孤舟上。远远近近的促织声密织成了一张绵密的网,把游子的羁旅愁思牵得更加惆怅低回。而那挑了灯在深深篱落里寻找促织的村童,又如何能听得懂促织那拨动秋思的和鸣。

促织也叫蛩,蟋蟀,是乡下最常见的虫儿,如畈上的野草,岭上的野花一样寻常。长在草窠、篱落、井台边。

刚一立秋,敏感的促织就钻出地层,彻夜地叫了起来。夜色静下来了,虫声在如水的夜色里调试着自己的琴弦,擦亮了夜的天空,如涌现的星子,此起彼伏,互相唱和。清脆,绵密,像秋雨一样将夜色织得滴水不透。或者这浓密的夜色,就是它正在就织的一匹阔大的玄云锦吧,夜夜织,年年织,不知道织了多少年,不知道要织多么大,也不知道有多么浓重的愁绪需要它去包裹打理。而它织的每一根丝线又牵连着多少深夜不寐之人。

促织该是古老的虫儿,它在我们祖先的屋宇、身畔,唧唧复唧唧,让古老的历史不再孤独。

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,促织在《诗经》里鸣叫着,与我们的先人拥火取暖。“明月皎夜光,促织鸣东壁。玉衡指孟冬,众星何历

历。”“四时更变化,岁暮一何速!晨风怀苦心,蟋蟀伤局促。”《古诗十九首》里,促织和诗人们一样,独守寒夜,感叹时序更替,人生苦短,寒夜漫长。只有它能听得懂诗人夜里的叹息。“促织甚细微,哀音何动人。”“乱蛩吟壁,薛苔蛩切,露湿铜铺,苔侵石井,都是曾听伊处。哀音似诉”“西窗又吹暗雨,为谁频断续,相和砧杵”。在杜甫和姜夔的诗词中,它的声音分明如凄切的寒蝉,让人柔肠寸断。国家事愁,都如一场漫卷一切的秋风秋雨,让世事风雨飘摇,前途莫测。

文人骚客将杜鹃比作天地间愁种子,杜鹃泣血而啼,促织夜长夜鸣,又何尝不是哀愁凄凉的化身呢?它们一个啼叫在春夏,一个啼叫在秋冬,串联起轮回的岁月,将一个个日子润染的低沉,萧瑟。

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《蟋蟀吟》写道:“一丝丝细细瘦瘦的笛韵/清脆又亲切,颤悠悠那一串音节/牵动孩时薄薄的金风/一跳跳过了海峡/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/落在你的院子里/夜夜唱歌”就是那一只蟋蟀/在你的记忆里唱歌/在你的记忆里唱歌/想起童年的惊喜/唱中年的寂寞/想起雕竹做笼/想起呼灯篱落/想起月饼/想起桂花/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/想起故园飞黄叶/想起野塘剩残荷/想起雁南飞/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/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/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”就是那一只蟋蟀/在海峡那边唱歌/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/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/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/处处唱歌/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/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/凝成水/是露珠/燃成光/是萤火/变成鸟/是鹏鸽/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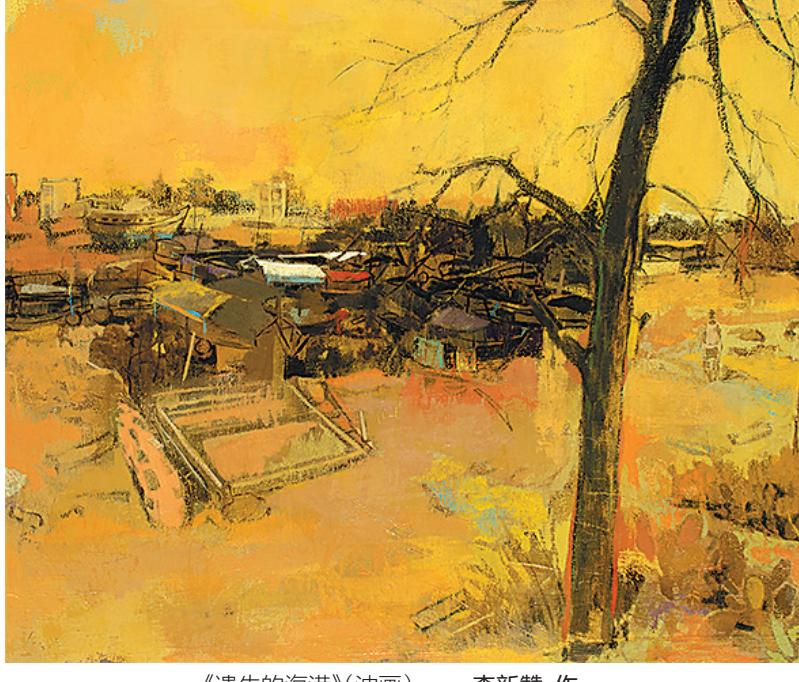
故园风起,北雁南飞。岁月流转,时光偷换。不管是在异地,还是天涯,牵系着两人的只是那一声声蟋蟀相同的和鸣,牵系着两颗心的仍是那血浓于水的华夏精魂。

今夜,促织又彻夜地叫起来了,

了,叫声穿过夜色,穿过月华,

草地,森林,编织起的却是一张能将所有的炎黄子孙都织进去的大网。

无论如何,促织的鸣叫都叫人想家了。因为它像母亲正在临秋霜降的日子里,为儿女赶制御寒的衣服啊。



《遗失的海港》(油画) 李新赞 作

H 浮世绘影

乡村琴师

■ 徐明冬

夜幕降临,燥热的空气让人有些烦躁,其时,蝉儿们在树上鸣叫正欢,乡村人家的灯光也依次亮起。饭后,漫无目的地走在村外的小路上,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悠扬的弦乐声。

循着乐声走去,哦,是村里的刘大爷家,没有急着进门,只是站在墙外那棵高大的榕树下,聆听着舒缓的二胡曲,心绪顿觉平静了许多。

乐曲停止的间隙,我推门进去,刘大爷坐在院里的小圆桌前,桌上摆着两个小菜,旁边点着蚊香,厨房里,刘阿婆还在忙活。刘大爷端起一杯茶,慢饮了一口,招呼我坐下:“回老家过星期天的吧?菜马上就来,来陪大爷喝两盅。”我点头答应:“被您老的乐声吸引来了,大爷,我吃过了。”“吃过了也喝点,陪刘大爷聊聊天。”

刘大爷今年82岁了,年轻时当过兵,因为在一次训练中受伤提前退伍,被安排到镇中学食堂,工作之余,他便对音乐老师的那些乐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或许天生就和这些乐器有缘,没多久,音乐老师屋里的二胡、京胡、笛子、箫等乐器就被他玩的有模有样,这让音乐老师都啧啧称奇,要知道,当时,刘大爷对简谱什么的可是一窍不通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,刘大爷爱上了乐器,后来,因为刘大爷高超的烹调技术,被县里的汽车修理厂要去负责全厂一百多人的伙食,这一干就是几十年,直到二十多年后。

退休后,闲暇时间多了,刘大爷也慢慢把重心转移到了制作和修理乐器上来。在乡下,胡琴一类的乐器普及性比较高,几乎每家都有二胡笛子一类的民间乐器,村民们知道刘大爷对乐器比较熟悉,所以,家里的乐器坏了,都会拿到刘大爷家来修理,刘大爷也把在修理厂

H 草木芳华

鬼针草

■ 赵懿

雨水刚过,跟着姗姗去村子做个小型的田野调查,她做的是民间刺绣的访问,而我早已经被满坡满地的白色的小花吸引了注意力。

田畴周遭郁葱葱,而那白色的小花像是给田边地头镶上了一道花边。白色的花瓣拥着鹅黄色的花蕊,修长纤细的绿色叶片烘托着文艺气质浓郁的小碎花。这也是一种眼熟但叫不上名的小草,在我遥远的记忆中,它不变地坚守着一垄垄田地。

“这就是粘粘果儿。”见我折了一枝小花玩弄,同行的人提醒我,他深知,在这里生活的

人都有过被它粘得浑身是小毛刺的经历,只要盛夏时节在山里走过一遭。这种细细的小刺粘在衣服上十分讨厌,如果不清理掉就扎得你浑身痒痒,但清理起来十分麻烦。用掸是没有效的,只能一点一点地找出来,然后拔掉,因为细小的刺长着细小的倒刺,粘在织物的经纬间十分地牢固。拔开小花的黄色花蕊,我才恍然到,等花瓣落尽,那恼人的小倒刺便露了出来,是一个毛刺球的球团。

可这种小草并不只有粘住你

不放的坏处,竟还是一种唾手可得的良药。

“菜菜草熬成水,给高血压病人喝了可以降压。”在相距不

过两三百公里的地方,粘粘果

投稿邮箱
hnrbzpb@163.com